

惜抱軒全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吾鄉爲古文者自劉海峯先生後未有傳人從伯
姬傳先生入詞館數年性安恬退遂假歸以著述
自任于書無所不覽而所爲詩文辭清曠元遠尤
注意于古文卅餘年海內之士爭相推重如泰山
北斗辛酉先生掌鍾山書院學者籲求付梓共襄
輯得若干卷而以古今體詩附其後江浙之間始
得爭先快覩而外間尚少傳播丙寅余以庶常來
掌粵秀書院篋中攜一冊見者紛紛求索而卒無
以應因集所得脩資重付剞劂俾海內推重先生
者皆得有所賞心于先生亦無所吝也卷帙仍舊
示無所增益惜乎先生尚有經說左傳補註及所
選詩古文辭未得攜來同付文梓一與嶺南人士
盡觀爲憾也刻成爲書其緣起于端時

嘉慶十二年四月上旬桐城姚原紱識

原
书
空
白
页

惜抱軒總目錄

文集

文後集

詩集

詩後集

外集

法帖題跋

筆記

惜抱軒文集目錄

桐城姚鼐姬傳

第一卷

論五首 議一首

第二卷

考二首

第三卷

序八首

第四卷

序二十三首

第五卷

跋尾題辭十六首

第六卷

書十六首

第七卷

贈序六首

第八卷

壽序十二首

第九卷

策問十首

第十卷

傳十二首

第十一卷

碑文三首 墓表七首

第十二卷

墓誌銘十首

第十三卷

墓誌銘二十一首

第十四卷

記二十四首

第十五卷

賦一首

第十六卷

祭文五首

惜抱軒文集一

論

范蠡論

范蠡之子殺人繫于楚蠡令其少子行千金於所善楚莊生救之其長子請行不許其後卒強以行於是莊生因爲入朝楚王而說之赦蠡長子聞楚將赦謂弟固可活矣入莊生家復取金去莊生怒竟說楚王論殺其弟人以此稱蠡始不欲遣其長子爲知也自君子觀之蠡固未嘗知也此之蹇曰比之匪人隨之震曰乎於嘉吉夫以匪人之比而望嘉孚之吉其可乎吾觀莊生非賢者也其褊心與市井小人之爲慮無以異而蠡顧以其子之命委之烏得知方蠡子之進金莊生也如果不欲受卻之可也既思終還之則雖爲取去奚嫌焉蓋生以爲救蠡之子而使其家不見德則不足以爲名又忿己以力爲人而反爲人所易故雖當其厚友之託不顧而必以衡殺其子噫抑甚矣邱成子過衛右宰穀臣饗之欲託以其帑而未言及穀臣死迎其妻子分宅而居之晉叔向繫獄祈奚乘駟見范宣子言而出之不見叔向而歸夫受人之事則死生不以變其志急人之難而非爲名高此固古賢人君子所爲而蠡乃以望於莊生及其不得反以爲其長子致之何其謬也且蠡當日即令遣其少子如楚而其子之囚於楚者亦必不可救何則長子生而貧則嗇而貴則少子長而富則亦驕而輕士今使膏粱之子忽視貧士指麾而爲之用則雖予之厚利而不甘況以莊生之福心多忌挾殘忍以報睚眦設以少年輕肆之氣乘之蠡之子不愈

危哉嘗考范蠡之行當其相越所圖皆傾險之謀及越破吳吳危急而求成句踐欲許獨蠡不可而必亟斃之其意蓋亦忍矣夫俟頻之水鍾鮪不遊離靡之草虎豹不居日暮之交君子弗與故必內行備而後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后爲之謀則忠信而不私當其事則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貴擇交而蠡之所爲殘忍刻薄其事獨與莊生者相近宜其心賢之而欲倚以爲重也而豈知身受其禍也哉

伍子胥論

昔者嘗怪樂毅之於燕伍子胥之於吳皆以受任於先君之時及至嗣子棄之於是毅遂超然遠引而子胥乃戀戀不去終以諫死于吳若是之不同何也蓋古所謂忠臣之行必度其心之所安而後爲非以苟託於名義以自居而遂可也今夫毅之仕燕也所任者軍旅之事耳惠王死而兵權奪殺雖留固無可爲矣當伍子胥困屈楚鄭之郊飄搖江海之間結吳光于草野之際一日攝吳國而乘之卒以君臣相倚報父仇而成君之名于天下其與吳相得如父子手足負雖鳥集起事而其實與世胄同國休戚者等吾意闔廬之死也必以吳託之子胥子胥亦必慨然任而不辭子胥之心方以爲受先君之恩寄社稷之重思盡其輔弼之任雖播棄而不忍自疏而不料夫差之終懷不悛遂泯絕其身而莫之復省也設令子胥于驟諫不用之時即引身去國人亦誰得而議之而樂毅之書至謂子胥不知主之不同量是其行固不免爲天下之所譏而子胥終不肯以彼易此者蓋彼徒以求

其心之慊然而無憾者夫豈以行事求白於衆多之口也哉或曰子胥之諫夫差其時季札與同立于朝季子親于吳而反不以諫死何耶蓋自諸樊戴吳欲以位傳季子而季子又以賢得民彼夫差者忌而遠之甚矣微子啓帝乙之長子也疑于紂而紂疏之故抱器適周而奉商祀微子季札之不諫知不可諫而以身存宗也伍員之諫恃夙昔之恩而冀君之一悟也而柳宗元乃從而非之以爲非吳親屬諫死爲過夫彼謂爲親屬者固宜死也而微子季札之不死又豈非親屬者哉

翰林論

爲天子侍從之臣拾遺補闕其常任也天子雖明聖不謂無失人臣雖非大賢不謂當職而不陳君之失與其有失播諸天下而改之不若傳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傳諸朝廷而改之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爲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於衆人見君之失而智不及辨與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與則不忠侍從者擇其忠且明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益親益尊故責之益重今有人焉其于官也受其親與尊而辭其責之重將不蒙世譏乎官之失職也不亦久乎以宜蒙世譏者而上下皆謂其當然是以晏然而無可爲安居而食其祿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其爲言官也奚以異入而面爭於左右出而上書陳事其爲諫也奚以異今也獨

謂御史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是故君子求乎道細人求乎技君子之職以道細人之職以技使世之君子賦若相如鄒枚善敘史事若太史公班固詩若李杜文若韓柳歐曾蘇氏雖至工猶技也技之中固有道焉不若極忠諫爭爲道之大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若唐初之翰林者則若是可矣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親近居左右然固有親近居左右者且翰林立班于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職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也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策而時書今之人不以爲其職也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爲出位夫以盡職爲出位世孰肯爲盡職者余竊有感焉作翰林論

李斯論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于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于刻薄而便于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面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尚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遺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

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頓蹙于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于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于凶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于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于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于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于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賈生明申商論

太史公曰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宏用儒術顯世多疑之果若是則公孫宏賢於賈生邪宋儒者以爲生上書謂髡髡之所非斤則斧以此待諸侯爲申韓之意吾謂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約諸侯王使

受地有定不致入于罪而抗剽之所以爲安全也斤斧以取譬耳豈刑戮謂哉此不足爲生病然遂謂太史公爲誣賈生則亦非也夫戰國以來百家並興雖或純或駁或陋且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爲用也顧用之何如耳冬必裘而夏必絺者時也齊甘苦酸辛鹹而御之者和也諸葛武侯當先主之時寬法孝直救李嚴張裕其用意一出于慈仁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賈生諸葛皆所謂天下之才識時務之要者矣申商明君臣之分審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可循守雖聖人作豈能廢其說哉然使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處烈風而進翼者何以異良醫不能使鍾乳烏頭之無毒而使其毒不爲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于法制故賈生勸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短在于刻薄賈生之知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特患不能用其長耳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於嬉戲疏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如此而鼂錯又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難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正之不自者則順其欲順其欲則言雖正而實與邪妄者等爾賈生當文帝而明申商汲長孺爲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而不同豈如公孫宏匡衡之流雖號爲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耳而適以文其姦說者邪周公之告成王曰詰爾戎兵方行天下召公芮伯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若以此言施之好武之主其害豈不更重於申商哉惟於成康之時則無以復易矣吾嘗謂觀人之真僞與書之真僞

其道一而已世所謂古文尚書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彼以爲使人誦其書莫可指摘者必以爲聖賢之言如是其當於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當於理者也

晏子不受郕殿論

大夫相滅而相并者是篡殺其君之漸也齊晉之末載是已齊崔氏也亡而邑入乎慶慶氏也亡而邑入乎二惠諸族其時大夫分邑子雅辭多受少子尾旣受而稍致諸公陳氏不取邑而取百車之木是三子者以爲賢於吞噉之甚者則可矣以其私家相取爲非人臣之道則一而已晏子將明言其不義乎得罪一國而不可爲也將從而受分乎違己之心而不忍出也邦無道危行言孫其處喪則託曰惟卿爲大夫其辭郕殿則託曰畏失富晏子之心固亦苦矣夫晏子之賢無愧儒者世乃以孟子不欲比管晏及沮封孔子事疑其非賢是皆不然晏子蓋盛德而才差不足又直陳氏得政之日事景公庸主未嘗得君如管仲專也故其功烈非孟子王佐之才之所希也然第曰管仲曾西所不爲不言晏子者重晏子之德也當孔子至齊以景公之庸懦豈遽能以季孟之間期以待鄰之一儒士哉此必晏子薦之故也及其不能用孔子此必晏子所痛而知其國之將亡不可救者夫何有反沮孔子事哉晏子以儉著春秋之後墨子之徒假其說以難儒者沮孔子封事墨者造之也故載于墨子非儒篇其言以儒者爲崇喪遂哀破產厚葬此墨者之陋說非羣穢斬以喪父盡禮者之言也諸侯裂地以封大夫此三晉田齊以後之事非

孔子時國不過賜田邑之制也子長不能辨而載之世家雖大儒如朱子亦誤信焉是以晏子爲世詬而不知其固非實也魯襄公十七年晏桓子卒平仲嗣立能爲喪禮又從平陰之役意其年必逾二十其後五十七年乃會夾谷計晏子必已喪矣晏子喪而後景公行事益悖而子長言會夾谷時有晏子吾益知世家言之多謬也

議兵

兵民分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復合者勢也今有人焉命其子弟入則挾策操管而學書出則量庾數權輕重度量短持算而營什一之利其子弟必無一能矣今君國子民者侂而使耕稼之農聽號令習擊刺舍田里安居而履鋒鏑而輕死士之難其病於衆庶而傷於國也亦明矣目不兩視耳不兩聽手左右畫則乖足跂立則先疲兵農兩爲戰則速敗而田野爲蕪萊國何賴此哉然古王者兵未始不出於農何也古之時征伐之事固少一旦戰而用其衆也至於萬人則爲多矣日行三十里而舍戰陳必以禮節焉擇素教之人而使進退止伐於疆場之交不啻爲揖讓俯仰於庭戶之內也夫何爲不可後世不然動以百萬之師決勝於呼吸之頃屠滅之慘川谷流血軍旅數動則士長齒槁骸於營幕之中當此之時士卒知戰鬪而已居則樂樂而與人若不同類固不可使伏居井里而民苟非習於兵者亦不可使之復爲兵矣昔者湯之伐桀也民則曰舍我穡事湯至仁也以民爲兵不免於怨若後世之兵善撫循之或踴躍以從戎事豈將能賢於湯武哉兵與民分之故也昔者管

仲用齊欲以兵服諸侯管仲知先王兵民爲一之制不可以決戰故參其國伍其鄙國中士之鄉十五五鄉爲一軍參其國故三軍以方行天下伍其鄙故野有五屬五屬皆農夫而已國則爲軍鄙則爲農雖不盡若唐宋以後之制而兵民之分自是始故齊之怕天下者兵習戰而農不勞是故管子天下才也謂兵不可擾農亦不可盡一國而爲兵定以三萬人教以軍令使之足用是故兵必習戰農必習耕兵不習戰農不習耕雖多不如其寡已嗚呼後之爲兵者何異於管子也兵額多而不盡可戰又不欲養兵而逸之使之不習戰而習於百役自明以來運糧之丁其始兵也而卒不能持一挺以與法夫爲鬪然以代民轉輸之苦尚有說也今之營伍有戰兵有守兵不習知戰守之事顧使之雜爲捕伺盜賊詰私販娼妓賭博之任無不與是直有司事耳使兵足任之而有司不能何以爲有司況兵藉是名而恐獨取財擾地方爲害者有之矣夫兵農惟不欲兼也故使之專於爲兵今之紛然而呼於市而誰何於道路者夫豈非兼任也則又不若使爲農之爲愈也

原
书
空
白
页

惜抱軒文集二

考

郡縣考

周之制王所居曰國中分命大夫所居曰都鄙自國而外有曰家稍者矣曰邦縣者矣曰邦都者矣而統名之皆都鄙也鄭君云都之所居曰鄙始非是宜曰鄙之所居曰都詩曰作都於向月令曰毋休於都然則都者鄙所居城之謂也見於詩書傳記凡齊魯衛鄭之國率同王朝都鄙之稱蓋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國近蠻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齊魯衛鄭名同於周而晉秦楚乃不同於周不曰都鄙而曰縣然始者有縣而已尚無都名吾意郡之稱蓋始於秦晉以所得戎翟地遠使人守之爲戎翟民君長故名曰郡如所云陰地之命大夫蓋卽郡守之謂也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惡異等而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晉語夷吾謂公子繫曰君實有郡縣言晉地屬秦異於秦之近縣則謂之曰郡縣亦非云郡與縣相統屬也及三卿分范中行知氏之縣其縣與己故縣隔絕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遠地之體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夫所統有屬縣矣其後秦楚亦皆以得諸侯地名郡惟齊無郡齊用周制故也都鄙者王朝本名故晉秦楚雖爲縣而未嘗不可因周之稱而周必無郡之稱以郡者遠地之稱也秦之內史漢之三輔終不可名之郡況周畿內乎周書作維篇乃有縣有四郡之語此非真西周之書周末誣僭之士爲之也

漢廬江九江二郡沿革考

自秦并六國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其後頗復增置然世欲考秦置分土之實不可得而詳矣其大要自巴蜀而下在江南地爲郡曰長沙郡會稽江北地爲郡曰南郡九江東陽皆緣江以達海漢興以秦郡居地太廣稍分置焉昔禹貢九江之水居秦九江郡南今安徽淮南地及湖廣之黃州府皆秦九江郡也項羽分王諸將分九江爲二國其北封九江王黥布都六其南封衡山王吳芮都邾秦時呼禹貢衡山曰湘山而名潛霍山曰衡山始皇帝二十八年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潯江是也故芮爲衡山王約有今安慶廬州黃州地矣而九江之水乃在衡山之國漢滅項羽徙芮封於長沙以黥布爲淮南王王九江衡山及江南豫章廬江豫章廬江之在秦不知地何屬也及漢爲郡以隸淮南黥布滅以布四郡封淮南王長長死文帝復封其二子安爲淮南王蓋得黥布九江王時故地勃爲衡山王蓋得吳芮故地賜爲廬江王得豫章廬江夫廬江者其水出陵陽東南而西北流經彭蠡以入於江至今猶命彭蠡之山爲廬山云故漢之郡國以是名之也廬江王賜旣都江南地鄰越吳楚反時賜使使與越交通吳楚滅景帝以衡山王勃堅守不下吳楚內徙之爲濟北王以褒勃而疑賜徙賜王衡山收豫章廬江以斷通越焉其後伍被與淮南王謀收衡山以擊廬江絕豫章之口思得江南以通越云武帝元狩初淮南衡山旣皆以謀反國除淮南爲九江郡分其西爲六安國衡山國爲衡山郡漢二郡之立自是始始者劉賈王郭吳

皆歷陽之

高江地也

江浦 屬江寧府得歷陽東地

當塗 舊侯國今屬東南地東漢承

懷遠 其淮水南地皆塗及塗陵

鍾離 舊縣今屬東南地東漢承

鳳陽 屬鳳陽府得鍾離地其跨

鍾離 舊縣今屬東南地東漢承

鳳陽 屬鳳陽府得鍾離地其跨

鍾離 舊縣今屬東南地東漢承

鳳陽 屬鳳陽府得鍾離地其跨

鍾離 舊縣今屬東南地東漢承

鳳陽 屬鳳陽府得鍾離地其跨

鍾離 舊縣今屬東南地東漢承

鳳陽 屬鳳陽府得鍾離地其跨

鍾離 舊縣今屬東南地東漢承

鳳陽 屬鳳陽府得鍾離地其跨

鍾離 舊縣今屬東南地東漢承

鳳陽 屬鳳陽府得鍾離地其跨

鍾離 舊縣今屬東南地東漢承

鳳陽 屬鳳陽府得鍾離地其跨

鍾離 舊縣今屬東南地東漢承

鳳陽 屬鳳陽府得鍾離地其跨

鍾離 舊縣今屬東南地東漢承

鳳陽 屬鳳陽府得鍾離地其跨

鍾離 舊縣今屬東南地東漢承

鳳陽 屬鳳陽府得鍾離地其跨

鍾離 舊縣今屬東南地東漢承

鳳陽 屬鳳陽府得鍾離地其跨

鍾離 舊縣今屬東南地東漢承

鳳陽 屬鳳陽府得鍾離地其跨

鍾離 舊縣今屬東南地東漢承

鳳陽 屬鳳陽府得鍾離地其跨

鍾離 舊縣今屬東南地東漢承

鳳陽 屬鳳陽府得鍾離地其跨

鍾離 舊縣今屬東南地東漢承

鳳陽 屬鳳陽府得鍾離地其跨

鍾離 舊縣今屬東南地東漢承

鳳陽 屬鳳陽府得鍾離地其跨

鍾離 舊縣今屬東南地東漢承

鳳陽 屬鳳陽府得鍾離地其跨

鍾離 舊縣今屬東南地東漢承

鳳陽 屬鳳陽府得鍾離地其跨

鍾離 舊縣今屬東南地東漢承

鳳陽 屬鳳陽府得鍾離地其跨

徽西南八十里梁於此縣地置

含山 約得懷遠阜陵西地按懷遠

江都郡以屬縣州 以上十五

懷遠 阜陵而後度江又孫龍

楚辭招魂曰路貫廬江今左長薄廬江之在江南

古矣漢景帝時廬江王賜以通越徙王江北為衡

山王而廬江改為漢郡夫賜既以過徙漢蓋不盡

予以衡王王勃之故地勃之故地蓋頗分數縣附

廬江郡廬江一郡遂跨江南北矣故武帝建元中

東甌廣武侯望率眾來降使處廬江郡在江淮間

也其後賜以罪國除為衡山郡又其後置六安國

以封膠東王子慶蓋其時王國地益小漢郡地益

多於是廬江郡江南之地別分為豫章郡而江北

十二縣乃獨有廬江郡之名然而此始分十二縣

之年不可考矣

廬江西漢十二縣東漢省其三故李憲據廬江其

傳曰據九城所省者樅陽湖陵松茲也晉陶侃為

樅陽令是晉復置樅陽而晉書地志遺之其後歷

宋齊至陳蓋復有樅陽縣故陳本紀大建十年廬

江蠻寇樅陽隋書同安縣舊曰樅陽因陳縣也

漢之廬江治舒及孫策破舒之後蓋不堪復立郡

治故劉勳朱光皆以太守居院院又破於吳於是

魏廬江太守蓋居六安故吳嘉禾六年全琮襲六

安而朱桓傳云桓與全琮迎廬江主簿呂習引還

廬江太守呂廣不敢出又朱異傳魏廬江太守文

欽營住六安此皆魏廬江治六安之證晉蓋因之

故郭璞洞林敘其度淮之時先至陽泉後至廬江

所云廬江亦六安也

晉本於并州置新興郡惠帝改曰晉昌南渡僞置

晉昌於廬江之南部至安帝時避孝武諱改晉熙故宋書地志云安帝立晉熙郡宋齊皆因其名今之安慶也

隋書地志同安郡梁置豫州後改曰晉州又廬江縣梁置湘州按此於梁書內皆不見其事蓋非蕭氏所置特侯景置耳北齊書辛術傳術爲淮南經略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二十餘州蓋卽此晉州湘州之類也齊文宣紀保大六年詔云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虛張郡目誠有然矣梁敬帝紀有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此譙州卽今滁州地秦州卽今六合地在梁武帝時皆一郡耳蓋侯景置州而梁之末造亦因以名州此雖於梁書紀傳無明文而推尋事理形勢固有可意會耳廬江郡在東漢時有安豐松茲縣乃郡之極西北境約在今霍邱英山間矣魏於彼置安豐郡統松茲縣其境固不能越山而南際江也至東晉來江左於時山北之民南遷避寇乃僑置安豐郡於臨江之地併僑置松茲之縣雖在漢時並是廬江郡地然有南北部之分矣及隋於此置縣遂因僑置之松茲而立宿松之名然本西漢湖陵邑之地非松茲地也近志多以宿松爲漢之松茲則誤矣

自漢以後江北淮南遭六朝兵爭之禍城郭空虛者數矣而僑置州郡在其間屢移故名廢興遷徙稽之尤爲難詳南朝諸史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有地志梁陳無志其作志者於沿革亦略逮於後世而欲求之不亦難乎自隋混一南北更建郡縣自是雖有遷變以至今日而與隋不甚差絕隋建置於久亂之後戶口少城邑疏闊是以漢縣

三十二今止爲州縣二十七也曩者鼎在京師與休甯戴東原言世之方志言古城邑若不考求四面地形遠近堪容置否是以所舉多不實欲以漢縣與今地相較爲表而贊他沿革於其中縱不能無失猶差翔實愈於俗之所爲地理書也東原曰善今夏無事遂取鄉里所近漢二郡一國爲沿革考一卷多病廢學不能求博東原既喪無以聞之設有如鼎此例盡考漢之郡國勒爲一書以裨學者則將以俟夫世之君子也乾隆四十五年桐城姚鼐記

項羽王九郡考

史言項羽分割天下自王梁楚地九郡而不載九郡之名余考之蓋爲碭陳東郡泗川薛東海東陽鄆會稽是云九郡碭與東郡故梁地也自陳以東故楚地也故曰王梁楚大抵西界故韓東至海北界上則距河下則距泰山南界上則距淮下則包踰江東固天下之膏腴平壤矣昔秦以水灌大梁大梁毀意滅梁後郡不治大梁而南治碭故曰碭郡楚襄王始都陳後爲秦得故陳爲郡陳涉世家云陳守令皆不在則秦有陳郡明矣張子房擬分楚地與信越正自陳碭畫之北予越南予信其後羽滅如前約越得其二信得其七復如戰國時之梁楚高祖六年漢禽韓信分信國封劉賈以鄆吳東陽三郡爲荆王封劉交以沛薛剡三郡爲楚王吳卽會稽也鄆卽東海也沛卽泗川也沛者高帝更名餘或羽所改或漢所改不可知然皆羽自封時舊郡耳今本漢書高帝紀誤文以沛爲碭碭與東郡是時方屬彭越爲梁國且度地勢交必不能